潮头拾贝

陶武先诗选

光阴谱

(一)
春来枝绽彩,
秋去叶归根。
细品人生味,
深知岁月痕。
(二)
静观天下事,
常念古今人。
义举寻公道,
知交出冷门。
(三)
子牙难服老,
孟德有雄心。
不负青云志,
当还白首魂。

素愿

缕缕霞光飞远影,
声声鸟语唱奇观。
清风得意阴霾去,
故地萦怀绮梦还。

家园

风梳岸柳行行秀,
雨浸田禾阵阵芳。
故土抒怀人写意,
韶光润色画呈祥。

品茶

沸水沉浮翻翠叶,
清杯跌荡沁幽香。
层岚不见山农乐,
座客痴迷意味长。

看戏

悲喜人生现舞台,
沉浮世态见班差。
高低曲伴神形变,
荣辱情随角色来。

过街

往来南北绿灯行,
顾望东西纵队停。
道上匆忙皆有梦,
人间聚散总关情。

上善蜀水

——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同名管弦、民乐混编交响组曲而作

■ 孙建军

水之境

旋律仙子:
高天白云之上的上善长者,
请以广大的仁爱,无限的智慧,
引领我们领略渺远纯真的水之意境吧,
并且启示万物,关于自然与生命的真谛。
上善长者:
那是一支水土一般古老的歌谣,
以遥远的向往和时光的涓滴,
汇聚而成的,我们血脉的记忆,
怀想于我们思想的经络中,
述说在我们梦境的心跳里,
清流闻道,问源清流,
天光之上那样的水啊,
正是我们前世今生的涟漪,
当我们用生命去感悟水之意境,
当时间的长河,育化出心灵的对白,
追寻吧,追寻那些映入苍天的踪迹,
倾听吧,倾听那些深入泥土的根须……

水之奇

旋律仙子:
和风细雨般的上善长者啊,
我听到了,春之消息总是如约而至,
一夜翠柳含烟,满树绽放虹霓,
山川大地,水墨淋漓,
如梦如幻的水之神奇啊,
让我向往着诗和远方,聆听心灵的真谛。
上善长者:
她是随风潜入夜的精魂,
她是润物细无声的希冀,
她是我们梦境里壮丽的雪山,
她是我们希望中丰饶的土地,
她是激情旋律的汪洋自肆,
她是卓绝音韵的凝神俱息,
她是我们形神兼备的未来,
她是我们脱颖而出的重生,
是的,当我们吟咏春夜喜雨,
她的风采就镌刻在你的双眼中,
她的神韵就跳荡在你的旋律里……

水之妙

旋律仙子:
滋养万物的上善长者啊,
我要拨动音符,荡漾起旋律,
让万千江河的脉动,
以曼妙之水展开的翅膀,
扶摇万里,腾飞大善之美的颂诗。
上善长者:
让我们吟诵世间所有的真善美吧,
缘何四万八千岁之后,
我们依然奔腾不息,
请让我以初心如水的名义,
告诉你这个没有秘密的秘密,
她那花蕊般含羞的,母爱的微笑,
总会让山峦青葱,总会让原野碧绿,
总会让姹紫嫣红年年绽放,
形态万千、击浊扬清的水之玄妙啊,
她是你淙淙溪流的春华秋实,
是你矢志不渝的坚贞意志,
她是你川流不息的正气凛然,
是你奉献大爱的必然开始……

水之势

旋律仙子:
川流不息的上善长者啊,
谢谢你用春雨夏露般的乳汁,
听川江放歌,你以水之气势的雄姿,
让我们学会了关于爱的点点滴滴。
上善长者:
是的,爱,是注定的,
稻穗还会扬花,棉蕾还会坐果,
阳光还会在向日葵上轻轻转动,
这是水天一色的时刻,
这是天人合一的际遇,
让我们以水之气势的追寻,
放歌大江东去的壮丽吧,
我们是水中之水的月亮,
我们是天上之天的太阳,
我们是汉子之中的汉子,
我们是女人之中的女人,
我们是太阳的热情,江河的体温,
我们是智慧和勇敢的魂魄,
是纤绳和桨橹坚贞不屈的搏击……

水之魂

旋律仙子:
魂牵梦绕的上善长者啊,
当您面向世界讲述这个故事,
我领悟了,关于水和我们的寒来暑去,
当我们面对命运的挣扎与挑战,
上善广德的水之精魂啊,
就是关于自然和命运的终极启迪,
你,就是全部的我,
我,就是全部的你。
上善长者:
清点暑往寒来,风霜雨雪的过往,
纵观野火春风,苍苍碧草的记忆,
听高天白云的呼唤,念苍凉后土的期盼,
茫茫九派的担当,水之精魂的传承,
让我们心灵相通,血脉相依,
让我们继往开来,生生不息,
为静若碧潭的思想,我们不懈追寻,
为一泻千里的希望,我们从不放弃,
水之精魂啊,是我们全部的智慧、勇敢和坚贞,
凝聚中国力量,携八千里云和月,
不忘初心,义无反顾,奔腾入海的我们,
必将以东方崭新的旋律,
捧出一轮,如梦如幻的朝日!

外婆

■ 李炜

外婆本是一根沙线
祖先从原始的棉桃里
捧给了她千丝万缕的梦幻
她追逐她挣扎她忿懑
把顽强的生命
横挤在时间的经纱上
每一缕都血迹斑斑
殷红中,闪着期盼
多少年过去
在她雪山般的头颅上
织出了诉说不尽的谣传

魂萦梦牵的红丝带

■ 文/犁米

昨晚,你从我的梦境中翩翩飞来,右脚上带着我给你系上的红丝带,你站在我的肩头,喃喃地与我耳语着,述说着十多年来的相思情……

记得 2004 年的五一节,当时我在莱芜一家企业集团里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伏案工作的我只觉得眼前一个黑影倏忽而过,紧接着嘭嘭地撞击声不断地传来。我急忙抬头遁声而望,只见一只灰色的斑鸠正在办公室里盘旋,他从办公室朝阳面打开的一扇玻璃窗口飞进来后,正直朝着北面玻璃窗子飞去。它误认为洁净、透明的玻璃窗子如同南面那扇窗子一样是敞开的,它一次又一次地冲击透明的窗面。

我起身想走到北面的窗户前将紧闭的铝合金玻璃窗打开,然而,它看到我站起来后,误以为我要捉它,于是积蓄全身的力量更激烈地朝着透明的玻璃窗飞去。

嘭……嘭……

这只灰色的斑鸠不知是撞晕了脑袋,还是意识到它那弱小的脑壳不可能撞破这透明的"墙壁",在连续撞了几次后,它腹部紧贴着溜滑的玻璃窗面,两只爪子上下来回地抓挠着滑落在了地面上。然后,它耷拉着两只翅膀蹒跚地钻到了一张办公桌下面。我走过去,蹲下身子观察它在桌子下面准确的位置。它看到我后,歪着脑袋,翠绿色的眼球滴溜溜地转动着,嘴里发出了喳、喳、喳地示威声。那叫声分明在说,不要靠近我。趁其不备,我一把将它抓在手中,它极力反抗,用尖尖的喙一下一下地啄我的手指。我忍着疼痛,将它松紧适度地握在手心里,一张一缩地腹肌就像一只充足气的玩具气球。

"李主任,从哪里逮的斑鸠?"司机小王走进办公室后,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道:"斑鸠肉味道可美了。屠宰洗净后将斑鸠肉剁成肉末,然后,掺上点红辣椒在油锅里爆炒,肉熟起锅放上捏香菜段,再来瓶老烧,那滋味……"

"滚!"

我怒不可遏地对小王吼了一嗓子。小王显然被我这不冷静地举止吓懵了,他极不理解地瞅了我几眼后,悻悻地离开了办公室。

我从抽屉里找到了一段红绸小布条,轻轻地将红布条拴在斑鸠的右腿上,然后又将多余的布条用剪刀减掉,以免斑鸠在飞翔、落窝时影响它的行动或缠在树枝上。此时,斑鸠已经恢复了体力,也不像起初那么暴躁无常了,意识到我没有伤害它的意思,很顺从地配合我做完了这一切。它很温顺地躺在我的手心里,两只小眼睛眨巴眨巴、温柔地望着我,有小鸟依人的感觉。

我打开窗子,将捧着斑鸠的双手伸出窗外,手心朝上轻轻地将斑鸠向空中送去。那斑鸠怔了一下后张开翅膀扑棱棱朝办公楼前的梧桐树飞去。落枝后,它透过树枝的空隙寻找我的面孔,当我们两眼对眼地对视几秒种后,它害羞似地急忙低下头去,用尖喙叼起脚上的红布条来。

从那后,每天上午它都会飞到楼前这棵梧桐树上,好像和我有个约定咕咕咕地叫几声,当我听到叫声,从窗户里探出头和它对视几眼,它才高兴地飞走了。

一连数日都是这样……

有一天,当我听到叫声后,急忙从窗户里伸出头去,寻找梧桐树上那只曾经与我邂逅的斑鸠。这时,我欣喜地发现它的身边多了一只同样大小的灰色斑鸠。奥,原来它有了生活中的伴侣、相互照顾的爱人,向我来报喜了。

半年后,我离开了那家集团公司到省城济南发展。但是,斑鸠那娇小可人的身影常常在我的梦中出现。

斑鸠、斑鸠,我朋友!你们现在可好吗……

微小说

"一上饭桌"

■ 文/韦健华

张宏一进他家门,刘明便把他拉上了饭桌边。张宏是他中学时期的同学、他妻子的厂长。

酒过三巡,刘明问:"老同学,我老婆有何突出贡献,你发那奖给她?"妻子昨晚告诉他,厂里发给她一个五万元的大红包,说是给她的特别奖。

"你那老毛病怎么就不改呢!什么都要问到底。这是厂里的内部管理事务!"张宏说。

"我怎么感觉跟我有关呢!厂里人个个都有?"

"拿你真没办法,跟你直说了吧!去年我们厂生产不景气,纳税有困难,你帮报批减免了那笔税款,缓解了厂里的燃眉之急;今年初,你又派人帮我们追回那 790 万货款更是救了我们厂!"张宏说着开玩笑地竖起大拇指:"我们厂能有今天,你功劳大大的有!"

"哈哈,原来是变相行贿呀"刘明打趣地说。

"那违法违纪的事我是不干的。行贿是为捞什么好处,而我们厂并不是想从你这里捞点什么好处,只是感谢你!"张宏边吃边说着:"这钱不是事先给你的,也没事前跟你说过;再说这是厂职代会的决定,不算行贿。"

"什么逻辑!我不帮你们厂,厂垮了,我们税务所每年就要少上百万的税收,你说我这个税务所长光荣吗!"刘明恢谐地说:"无功不受禄呀!更莫讲特别!这奖拿回去,职代会那里我去解释。"

"这……"

"咳,常说'一上饭桌,好说好说',张宏呀!你今天可是上了我的饭桌呀,那奖金你不拿回去也得拿回去。"

张宏知道刘明是绝不要这钱的了。

"'一上饭桌,好说好说'有你这么用吗?"两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潮头品茗

生如清风,犹记花香

■ 文/寒星

一楼住着一对老夫妇。男人腿脚不好,走动都坐着车子。女人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推着。

我常想,这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吧。"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过是年少轻狂的誓言,禁不起时光的蹉跎。陪你长大的人很多,但陪你慢慢变老的人,只有一个。

那天,我去超市,碰见他们。只有男人一个。我环顾四周,没看见女人。男人也在寻她吧?左顾右盼,满眼焦灼。我过去推他,他倔强地摇头,挥手,含混不清地咕噜着。他是在等女人!这个位置只能属于她,就像这一辈子。

我陪他等。和他说话,他不理。等了很久,仍不见女人。我想让广播台帮忙找一下,问他的名字。他摇摇头。问他女人的名字,他怔住,摇头。他真的太老了,连自己和妻子的名字都忘了!一丝怅然,浅浅的。反正顺路,我打算把他送回家。

"桃——花!"没错!是男人说话,在叫女人。女人应和着,风驰电掣走来。男人挥着手,雀跃得像个孩子。他抓住女人的手,太用力了,把眼泪都拉了出来。我悄悄离开。原来,他会说话,更不曾忘记,就算老得忘了自己,他还记得她,脱口喊出她的名字。

号码是陌生的,声音像去年的花事,似曾相识。我没有想她是谁,一个号码,一个身份,我们都一样,在不停地改变身份。她说,停电了,楼梯里黑漆漆的,有点怕,就想起了我。我小心翼翼地安慰她,想不起她是谁,更想不起何时曾照亮过一个人?

坐惯了电梯,在黑暗里爬十八层楼,她没有勇气。我给她打气,她笑,就当再爬一次十八盘吧,你千万别放手啊!记忆忽地被触动,像东风化雪,隐约想起一个人。那次,学校组织登泰山,她也这样对我说。我拉着她的手,一路翻山越岭,登上玉皇顶。

时光也会做梦,此刻它回到了过去。她一边走一边说,我一边说一边走。岱庙,一天门,红门,中天门,南天门……她忽然说,到家了,谢谢,挂了。我一脚踏空,回到现在。

"嗯,挂了。"我没问她是谁?她记得,我也记得。就像从泰山下来,她投进男友怀里撒娇,我坐在草地上,看风起云生。桃花开得绚烂奢靡,地上落红似锦年。

与妻闹别扭,"散伙"的话都说了。最后,她赌气去了娘家。一个人,生活像打"游击"。无节制熬夜,四处蹭饭,啃泡面。只两天,我就弄垮了身体。那天凌晨,我痛醒了,倒杯茶的力气都没有。我拿起电话,除了妻的,我竟再记不得一个人的号码。

妻很快赶来了:倒茶,拿药,揉胃,不停地叫我的名字……她比我还痛吧?脸上的汗水,流个不停。我不由想起她的诸般好,很愧疚,向她道歉。她笑笑:你还记得我的号码,说明你心里有我。我怔住,是啊!我明明记得,就像风记得花的香。

风会记得花的香。生活里,我们都会记得一些人、一些事,犹如花香,可以依赖,可以托付。

通向春天的火车

■ 文/韩国光

我租住的房子北面就紧挨着铁路,每天有很多火车从我的窗前急驶而过。房子东南侧有一片高高的黄土堆,初春时节,土堆上下已被大自然神笔妙手画成了一幅画。画中鹅黄色的油菜花迎风在笑,花下茎叶的嫩绿将黄土堆这块画布渲染得满是生机。

春天是个多彩梦想的季节,那年 19 岁的我就是乘着火车去圆梦的。那天晚上我坐的是一列绿色全封闭的火车,也就是所说的"闷罐车"。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当时还不知火车开往什么地方,第二天清晨到了苏州车站下车时,我才意识到当新兵的第一步就要从这里迈开了。在新兵营随后的日子,我没来及去苏州城区转上一圈,就去了皖南的一个叫杨家高山的地方,这里没有火车,住在这里许多人家有的好几辈人都没见过火车。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兵,每次去了农民家中他们都很羡慕,火车什么样子,城市又是什么样子,在他们非常热情的举动中,我看到了大山里人的朴实。我在这杨家高山待了三年,咬定青山的马尾松、蓬勃向上的竹子,还有深山里铁打的营盘都给我留下了至深美好的记忆。在曾经的岁月里,我不会忘记是一列火车载着我开始了如诗春天般的人生之旅。

大凡恋爱的人都很浪漫,前几天我去了一家书店,里面贴有几张有关火车的黑白老照片。照片中一女子在铁轨上平衡着双臂小心翼翼地走着,一小伙子就紧随在旁边好像在呵护着,画面右上方映着一束照射铁路的阳光,那是春天的迷人光泽吧。我由此想起了那年和女友浪漫又十分惊险的一段经历。那天我和女友上街散步,不知不觉就遛到了一铁道密集的地方。那里不是路口没有遮挡的栏杆,我俩沿着铁道先是追逐嬉笑着,忽然发现北侧的另一条铁道上停着一黑皮货运火车,我拉着女友的手就准备从车轮间钻过去。这时我突然又改变了主意,爬上了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又拽着她登了上来。我俩争着来回转动那个好玩的圆转盘,就在这时,火车慢慢地开动了起来,女友惊叫着说,"这可怎么办啊?"我说我先跳下去再接你,随即就跳了下来,追着火车伸着双手将她接抱了下来。后来相恋的情侣变成了一对夫妻,那时我仿佛觉得在我生命的春天里,又一种甜蜜的生活被无意遇见的一列火车牵引着,已经起程了。

我在婚后的第四年里处于对艺术的痴爱,从单位自愿要求下来在天桥上摆了一个设计签名的小摊。连续多年签名生意确实不错,后来二马路批发市场搬走了,来往的人少了,生意也受了影响。有一年春天我想到外地重找一摆摊的位置,结果就去了江南的一座城市,谁知那里同行比预想的还多,我连夜又登上了回来的火车。那是一绿皮普客列车,我攥着好不容易买到的车票挤上了车。车上打工的民工真多呀,车厢里到处都塞着装着衣物的编织袋,有一家人女的抱个婴儿挤坐在别人的脚旁,男人躺在近处的座位下面,就这样他还快乐地用耳麦听着手机放的音乐。

有火车的过往的地方我总觉得有梦想在飞翔,这火车一定是通向灿烂的春天的,因为春天的条条道路最能给人带来新的希望,最能把梦想延伸到你想要去的前方!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cxh.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